

賈
子
卷
下

卷下

賈子卷第六

禮

禮

容經

春秋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太子豨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突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躋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

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忿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祈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

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惠則不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夔五狝。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

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
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
一羣。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
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
後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
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
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
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
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

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殺不下浹。上
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
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
官。無蔚藏。臄陳。時羣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
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
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
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
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

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飢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饗。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射徹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關。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

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雉不逮。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麇卵。不剝胎。不天。魚肉不入廟門。鳥不成毫毛。不

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得志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万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媪。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不相攖。無搏擊之獸。鮮毒蠱。猛虻之蟲。蜜毒山不蕃。草木少薄。

矣。樂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濶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惴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繆然漉然。憂以下。四志形中。四色發

外。下有闕文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溈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

還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若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若垂網。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_足。喪紀之言也。

立容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

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_微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坐容

坐以經立之容。肱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係肘曰卑坐。

行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身似不_則從然而任。

趨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有狀若流。足如射箭。

踣旋之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旄如濯絲。

跪容

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拜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

伏容

拜而未起。關

坐車之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無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訕存劔之
緯。欲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兵車之容

禮介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
武容也。

總論

若夫立而致。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蹙視數
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
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

馬業小道馬。束髮就大學。踈大節馬。業大道
馬。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馬。諺曰。君子重
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
人其謹於所近人至矣。詩曰。芄芄棫樸。薪之
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
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
輔。鳴玉以行。鳴玉者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
雙璜。衝牙。纘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
采薺。趨以肆夏。旋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

而鸞鳴。鸞鳴而和。應。鼗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雖雖。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鼗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下和協。而士民順壹。故能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是法。夫有威而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貢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兩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親也。子路見孔

子之背磬折舉衷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沉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繆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辭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能與細細能與

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愾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為路輿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四時之運頽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大淺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

故師傳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
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
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

楚惠王食寒蕪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
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
寒蕪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
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
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

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
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
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衛
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賦斂繁多。而不顧
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
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淚而拜。其臣民
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
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

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為違其馬者也。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母敢以粟。於是

倉母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食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烏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

已粟之在倉。與其在于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重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熈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國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

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拱珠璣。大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康王時。有爵生鸚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兒生大。必霸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

滅滕。伐諸侯。取淮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偃之背。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郕侯之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

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召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齊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築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母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而夢天誅。

大蛇曰。爾可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霸。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背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

旅而夜亂。齊人齊人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為天天。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燕君使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為存燕而期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剖燕

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為境而去。後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聽。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為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

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

賈子卷第七

先醒

退讓

耳痺

君道

諭誠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辨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昏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然。惛惛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

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其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

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

不穀恐亡有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戚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

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股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

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為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易以塊。自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霸。後醒者三

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子胥曰。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明。不若舉天地以

成名。於是紆身而不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鐘。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

胥發鬱昌忿。輔闔閭而行大害。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膾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屣戴璧。號咷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動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

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夫人為臣。百世名寶。因間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福。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容臺櫬而掩敗。則犬群嗥而入淵。彘銜菹而適奧。燕雀剖而蛇蛇生。食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蠱。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掛。

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剽。興兵伐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蹈五湖。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荐然至。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棄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

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螫作網，今之脩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

寡人朝飢，時酒二醕，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闔閭一夕而十徙，臥不能安。吳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跣屨哉？思

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况於生人乎？」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

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三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耻之甚也。今必碎身糜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惟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衣，餽吾以鼎實，舉被而為禮。」

禮闕文

退讓

文闕大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曾。茆茨弗剪。采掾弗刮。且翟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紂作桮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桮之。玉文握桮于姜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桮桮。而流之於河。民輸桮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

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桮。况于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弗知弗識。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効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麀君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

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譬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卷七終

賈子卷第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是以為源泉，行是以為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是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是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是以為確礪，行是以為輔助。

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
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之以
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
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
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愆於鄉曲。
道語談說。不愆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
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
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
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

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
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
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
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
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疆。與侍御為國
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取
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賢。取
大臣之禮。皮幣先聖。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
賢。取侍御之禮。以令至賢。取廝役之禮。以令

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樂聲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則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則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斯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

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生。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狃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儷俛而加志。我儷侵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賦白騰黑。榆鈇陂雜。芒若蠶虱。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為說焉。則

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巔一視之
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
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
故涉山川空冒楚棘彌道千餘里足重繭而
不敢久息既遇老聃靈若慈父鴈行避景夔
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
得太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
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跖而無千
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
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
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
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
何謂也對曰道者所道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
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
無設儲也術也者所以從制物也動靜之數
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

鏡儀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
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
者南面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
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覺和之。有端隨之。物鞠
其極。而以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
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
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
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
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

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
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
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
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
立。教順則令必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
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
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
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為原
無屈。其事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

可勝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
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噉。子愛利親謂之孝。反
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
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
為鬻。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
謂之恭。反恭為媠。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
嫚。言行抱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
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
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之

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為貪。兼
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
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
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
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
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
為汚。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我。厚人自薄
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
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悞。剛柔得適謂

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盭。
懷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隘。色衆容易謂
之裕。反裕為褊。欣懍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驚。
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
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
較自歛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
反節為靡。叨僣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患惡
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
知為愚。亟見窺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

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
為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
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儻。反儻為
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辨謂
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眊。
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困。臨制不犯謂之
嚴。反嚴為輒。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
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
反勇為怯。信理遂悞謂之敢。反敢為撓。志操

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流而

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為訓。道人之情。以之為真。是故內度六法。外體六行。以與

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為度。聲音之道。以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六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

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

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有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為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備六。各服

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生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効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節。可謂天地六法。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於玉見也。各有狀。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裾如竊膏。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灤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礪乎堅。玦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六德者。德之

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德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

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模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

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之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豁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凝而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

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順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皆氣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之起皆

神之所化也。故曰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為知。明則神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為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粲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母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命

因載於物形。故學聖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
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
有也。以道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
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行仁也。仁行
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
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
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
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
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

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
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物。物其其不仰恃
德。此德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德而守之。則
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謂之
道。行此謂之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
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
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
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
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而

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為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齊戒而

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為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寫也。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賈子卷第八終

賈子卷第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下

脩政語上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

盲明。吏為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而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

故率民而戰。而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可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為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菑。則亦毋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

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明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讐言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者，自為之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

賞而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

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止之。以道弼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道而改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共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

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行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

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是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

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過也。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與民為敵者，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

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噶噶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猶響之應聲也。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

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父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

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蓄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猶以孤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則弗

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為，國家必

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執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

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

無士。故士易得而留難也。故求士而不以道。

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

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

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

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

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

而為安。因是民者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

氓為治。武王以紂之罷卒為彊。故民之治亂

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瞋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

民萌民萌也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與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

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而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

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為身。故不肖者之為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不

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也。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言謂之然後。知其問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為明察也。已。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必擇其

所與。故察明乎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為之行之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則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

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正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考也。故君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出也。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

所出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讐，分人而不譁者，其惟道矣。

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為虛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居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

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為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功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已。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

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

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僂。好賢而隱。不逮。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

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其聞寡人之汰耶。而不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鬻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登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

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蓄可去矣。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

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主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必自也。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

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於其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

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

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
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
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
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黜政施令。政平於人
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
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
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
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
今也。君王於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

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武
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必有
勝乎。而攻有必得。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
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
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
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
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
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
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

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藁藁。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周成王年六

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

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喻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

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為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

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

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得四生矣。故聖人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

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賈子卷第九終

賈子卷第十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茲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當樂而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
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
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
孫婞卒。晉叔向聘于周，蒞幣大夫及單靖公。
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後享。
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
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
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
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

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虫鏤，儉也。身恭除
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
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也。若是而加之以
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禮讓
事資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
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宥謚。
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
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馬。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繫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

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人民。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晉之三卿。邾。郚。欒。邾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邾。郚。見單子。其語犯。邾。欒。見其語。訐。邾。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邾。其當之乎。

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人意故也。對曰。吾非瞽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郟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自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

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者不免於亡。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知其亡。夫郟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鄉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之語犯。郟叔誅。郟季伐。犯則凌人。誅則侮人。伐則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

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為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由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青史氏之

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萋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臺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音聲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

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高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

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
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
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
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之
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
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
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
后。姪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詭。獨處不
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任者養之。

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
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
封於泰山。而禪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
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以夏王。而桀以
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
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
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
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
而二世以刼於望夷之宮。其所君王同。而功

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繼絕者。未之有。

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遺頽父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已而進之雙言也。鮑叔以為賢於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

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
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轂於鮑叔也。衛靈公
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鱗
患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
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
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禮足
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
容而寤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

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鱗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
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
佯狂。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疾徙。自是之後。殷
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治。而失箕子與鄧元
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
樓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
至於此者。曰得士

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_於以危亡。不務龍迹。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_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_知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

爭為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聞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此致後。復以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官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

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秦為不道。天下之散亂。以強凌弱。眾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興利除害。

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為書使誥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傳

梁大傳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而能

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召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為能。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之中。為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帝。

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服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賈生任以卿公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以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大傅賈生既辭往聞長

沙卑濕又以適去音息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賈生為長沙太傅三年有鵠蜚入賈生舍止於屋隅楚命鵠曰鵬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

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䟽言諸侯王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終其家

賈子卷第千終

